

103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R 9297/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邦計部

曠敗 誣調 貪汚

曠敗

夫均其民財制茲國用斯為重任必俟能臣苟才識
之有愆則經費之不足若乃師徒待濟失饋運之期
水旱為災乏防虞之備弗克蒞事皆謂曠官自拘司

敗又何悔焉

漢鄭當時為大司農時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

用益屈

屈盡也其勿切

當時任人賓客

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幸較

作僦也僦謂受顧賃而載也言當時保入多逋負司任其賓客於司農載運也僦音子就切

馬安為淮陰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

唐韋挺為太嘗卿太宗將伐遼東令挺先運軍糧河

北諸州取挺節度挺歷職清顯無他材術徒以關中

舊望時見優寵性自矜尚頗以教物致譏行至幽州

但置酒高宴又不先簡河路遽出庫物造船六百餘

艘役召百姓貞觀十八年秋運米自桑乾河下至處

思臺去幽州八百里方知運漕雍塞乃大徵夫役以

異渠道挺既失支度方懷憂懼晝夜驅迫筆楚亂加

官人百姓莫不愁苦船米竟不得進便屬雪寒遂下

米於臺則絕傳以聞太宗不為詔挺曰兵尚拙速不

貴工遲朕欲十九年春大舉今言糧米未發甚無謂

也會太宗遣使往挺所發糧路宋使人迺具陳其狀

并言必欲十九年出師恐米無之理太宗大怒

令將作少匠李延裕代挺發武裝赴維揚除名仍

遣從軍

第五琦為戶部侍郎判度支領河南等道支度都

當轉運租庸鹽鐵鑄錢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
淮南館驛使乾元二年以本官加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初琦以國用未足幣重貨輕乃請鑄乾元重寶
錢以一當十行用之及作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
一當五十與乾元錢及開通元寶錢三品並行既而
穀價騰貴餓饉死亾枕藉道路又盜鑄爭起中外皆
以爲琦變法之弊封奏日聞是年貶忠州長史
蘇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坐給長武城軍糧朽敗貶
汴州司戶參軍

潘孟陽憲宗初禮部侍郎時既誅王叔文乃以

杜佑專度支事請孟陽爲副帝新卽位乃命孟陽巡
江淮省財仍加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帥之理
孟陽以氣豪權重所至唯務賞宴奢縱每歷鎮府傾
洞酒饌與婦女爲夜飲奔走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
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
楊於陵爲兵部侍郎判度支淮西川兵於陵用所親
爲唐鄧供軍使節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關移牒度
支於陵不爲之易供關如舊霞寓軍屢有摧敗詔書
督責之乃奏以度支饋運不繼憲宗怒貶於陵桂陽
郡守

王彥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會邊軍上訴衣物不時
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爲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彥
威殊不介懷入司視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
務方還私第

後唐孔謙爲租庸使莊宗同光三年秋兩河大水戶
口流亾都下供饋不克軍士乏食謙日於上東門外
佇望輦轂計數旋給諸軍各出怨言以至於亂明宗
至維陽乃下詔暴謙罪惡削奪官爵斬於都市籍沒
其家

孟鵠明宗初爲三司副使出爲相州刺史會范延光
冉典樞機乃微鵠爲三司使鵠專掌邦賦操剽依違
名譽頓減暮年發疾求外任乃授許州節度使不周
歲卒

晉賈玄珪少帝時爲膳部員外郎開運三年左降秦
州觀察支使以監安州摧稅不及舊數故也

誣調

古人有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且聚斂之
臣猶害於政况其掌邦計之重蓄誣調之心或虛張
名目多設鉤距或逞其剛愎謀害俊乂惟冀希於主
意殊不恤於人言罔察夫涸民之力謂其有富國之

冊府元龜 証調 卷之五百二十一
術及夫公輔發其誕妄生民空於杼軸亦乃稔於譎
詐安於柄用斯亦有國之巨害也

唐宇文融玄宗開元中爲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充
搜括逃戶使於是諸道括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
稱是州縣希融旨意務於獲多皆虛張其數亦有以
實戶爲客者歲終得客戶錢數百萬融繇是擢拜御
史中丞尋兼戶部侍郎

王鉷天寶中爲御史中丞勾當戶口色役使時有勅
給百姓一年復餽卽奏徵其腳錢廣張其數又市輕
貨乃甚於不放輸納物者有浸漬折枯皆下本郡徵

納恣行割剝以媚於時人川囂然玄宗在位多載妃
御承恩以賞賜不欲類於左右藏取之鉷探旨意歲
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錫賚鉷云此
是嘗年額外物非征稅物帝以爲鉷有富國之術利
於王用益厚待之

韋湜代宗時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大曆十二年秋霖
雨害稼京兆尹黎幹奏畿縣多損田湜執云幹奏不
實乃命御史巡覆迴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
十五頃渭南令劉澡曲附湜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
官御史趙計復簡行奏與澡合帝覽而疑之命御史

朱敖再簡渭南損田三千餘頃澡計皆伏罪貶滉弄
權榷黨皆此類也俄改太嘗卿群議未息又出爲晉
州刺史憲宗卽位滉爲鎮海軍節度使貞元二年尚
書右丞元琇判度支以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
給京師帝以滉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
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令滉督運江
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自揚子而北皆元琇主之
滉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切病之乃於江東
鹽監院收獲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
乃誣奏之以爲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萬於國有害請

罷之帝以問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約與米一斛均自
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運所費三百耳豈至萬乎帝
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爲不可其年
十二月加滉度支諸道轉運等使遂寔宿怒誣奏琇
罪貶雷州司戶其責旣重舉朝以爲非

裴延齡德宗時爲司農少卿貞元八年守本官權領
度支自揣不通食貨之務乃多設鈎距召度支老吏
與謀以求恩顧乃奏言天下每年出入錢物新陳相
因嘗不減六七千萬貫唯在一庫差舛散失莫可知
之請於左藏庫中分置別貯又負耗贖等庫及季庫

納給諸色錢物帝皆從之且貴欲多張名目以惑帝
視聽其實於錢物更無增加惟虛費簿書人吏耳其
年遷戶部侍郎判度支京西有汚池卑濕處時有蘆
葦生焉亦不過數畝延齡乃奏云廐馬冬月合在槽
櫪秣飼夏中卽須收放以尋訪得長安咸陽兩縣界
有陂池數百頃請以爲內廐牧馬之地且去京城十
數里與苑廐中無別帝初信之言於宰相宰相對曰
恐必無此帝乃差官閱視事皆虛妄延齡旣慙且怒
又誣奏京兆尹李元爲百姓妄請積年和市物價特
勅令折填謂之旅折錢嘗因奏對請積貯錢帛以實

帑藏帝曰若爲可得錢物延齡奏曰開元天寶中天
下戶僅千萬百司公務殷繁官員尚或有缺自兵興
已來戶口減耗太半令一官可兼領數司伏請自今
已後內外百官闕未須補置收其闕官祿俸以實帑
藏後因對事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院殿一楹以
年多之故似有損壞而未能換延齡曰宗廟事重殿
楹事輕陛下自有本分錢物帝驚曰本分錢者何也
對曰此是經義愚儒嘗才不可能知陛下正合問臣
惟臣能知之准禮經天下賦稅當爲三分一分乾豆
一分克賓客一分克君之庖廚乾豆者供宗廟也今

陛下奉宗廟雖至敬至嚴至豐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財賦也只如鴻臚禮賓諸國蕃客至於廻鶻馬價用一分錢物尚有贏羨甚多况陛下御膳宮厨皆極簡儉所用外已賜百官充俸料殮錢等猶未能盡據此而言庖厨之餘其數尚多皆陛下本分錢也用修數十殿亦不合疑何況一楸帝曰經義如此人總未曾言之領之而已又因計料造神龍寺須長五十尺松木延齡奏云臣於近同州簡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七八十尺帝曰人云開元天寶中側近求長五六十尺木尚未易得皆須於嵐勝等州採市如今何爲近處便有此木延齡奏曰臣聞賢材寶物皆處處常有但遇聖君卽出現今此木生自闕輔蓋爲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十年陸贄秉政帝素所禮重每於延英極論其誕妄不可令掌財賦帝以爲排擯待延齡益厚贄上書疏其失帝不悅是時鹽鐵轉運使張滂京兆尹李克司農卿李錡以事相關皆證延齡繕妾帝罷陸贄知政事爲太子賓客滂充錡悉罷職左遷十一年春暮帝數畋于苑中時久旱人心憂懼延齡遽上疏言贄等失權怨望今專太言於衆曰天下災旱人庶流亾度支多欠闕諸軍糧草以激怒群

情後數日帝又幸苑中適會神策軍人訴度支欠廩馬芻草帝思延齡言卽時廻駕因發怒遂斥逐贄克滂銛等朝廷中外惴恐延齡方謀害朝中正直之士會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閣上疏固諫事遂且止陸贄等雖貶黜延齡憾怒未已乃掩捕克腹心吏張忠携掠撫楚令爲之辭云克前後隱沒官錢五十萬貫米麥稱是具錢物多結託權贄克妻嘗於車檐中將金寶繒帛遺贄妻忠不勝楚毒並依延齡教示之辭具於款占忠母及妻等散於光順門匪使進狀訴寃詔御史臺推問一宿得其寔狀事皆虛妄延齡又奏京

兆府妄破用錢敕請令比部郎中崔元翰覆勾元翰嘗爲陸贄所黜也及比部奏京兆府穀帛又無交加二年三月加戶部尚書依前判度支是歲諸道鹽鐵轉運使王緯奏度支所奏諸道州府欠諸色錢四百餘萬買臣檢勘各得州府報具有破除及申送處先是延齡奏此錢爲羨餘請進奉別收貯以圖恩寵至此緯以寔奏之延齡大怒始與緯有隙是時穆贄爲御史中丞延齡屬吏有贓犯贄鞠理丞伏延齡請曲法出之贄三執不許以款聞延齡誣贄不平貶饒州別駕延齡旣銳意以苛刻剥下附上爲切每奏對之

際皆恣騁詭怪虛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帝頗知其誕妄但以其敢言無隱且欲訪問外事故斷意用之

杜亞貞元中爲東都留守旣染風疾又希恩寵乃奏請開苑內地爲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亞不躬親部署但委判官張薦楊腆初奏請取荒地營田其苑內地堪耕食者先爲留司中官及軍人等墾食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錢舉恩與畿內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村鄉收歛百姓所得菽粟悉將運軍家畧盡更無可輸稅及充糧

食由是大致流散及厚畧中官令奏河南尹無政亞比亦規求兼領河南尹事旣不果德宗漸知虛誕乃以禮部尚書董晉代爲東都留守召亞還京師

蘇弁代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貞元十三年三月弁奏諸道州府各遭旱損其諸州府有貞元八年已前見貯米麥斛斗三百八十萬石請各委州府借貸今秋成熟後依本數却納可之輿議以其米麥等多散在百姓間歲月已久人戶流亾無從徵得弁此奏但爲虛妄耳

李實簡較工部尚書司農卿貞元二十年春夏旱闕

中大歉實爲政猛暴方務聚歛進奉以固恩顧百姓所訴一不介意因入對德宗問人疾苦實曰今年雖旱穀田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無告乃有徹屋瓦木賣麥苗以供賦歛者

皇甫鑄憲宗元和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度支時內出滯貨付度支估賣多陳朽之物鑄盡以善價買之以給邊軍羅穀繒絲觸之而化隨手散壞軍士怨怒皆聚而焚之宰臣裴度與鑄延英奏事度因盛言軍所得衣賜皆積年敗物可視不可觸軍士咸怨鑄因引其足曰此靴乃內庫出賣者臣以俸錢百千買之堅新可以久服所言不任用皆詐也帝然之由是益無所憚

賀拔志穆宗時爲度支水邊營田使長慶四年六月丁亥振武軍節度使奏志以亦自割不死志前奏營田數過實將圖功效及命主客郎中自行簡覆驗志不勝其懼遂欲自裁

張平叔爲鴻臚卿判度支長慶二年因延英對回詣相府云面奉恩旨除戶部侍郎職如舊間三日詔方下初幽鎮行營諸軍以出境仰給度支者十五餘萬人魏博滄景之師皆壓賊境而壘亦藉兵數徵計司

所給自南北置供軍院其布帛衣粟往往不至供軍院遠為諸軍強見驅奪懸師前關者反無以支給其饋餉主吏由此得罪者前後相次平叔知國用空乏遂以邪計得司邦賦至是又寵之地卿然竟無術以救其闕驟塵顯級人皆罪之

王播徽宗時為淮南節度使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待舊職乃於銅塩之內巧為賦歛以事月進名為羨餘其實正額務希獎擢不恤人言

貪汚

詩云貪人敗類傳云貪以敗官為墨盖貪而不敗者未始有也夫小人縱欲棄義貪冒崇侈心甚丘壑莫之盈厭語利於市猶為不可况夫總管權之任舉飛漕之職內度經費外調輿賦罔能避白圭之玷全素絲之潔惟以取舍由己奢僭是圖雲下以刑傾眾以勢侵盜于國誅求于民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以至苞苴盈門簞篋不飾羅罪罟伏歐刀而不悔焉何狗財瀆貨之至是也

漢田延年為大司農先是茂陵人焦氏賈氏以數千

萬陰積貯炭莖諸下里物死者歸蒿里葬也故曰下里又曰以數千萬錢為本

而貯此物昭帝大行時方上事暴起方上事曠中也用度未辦延

年奏言商賈惑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有疾用欲以

求利非民臣所當為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凶財者

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為

儻一乘為一兩儻謂

貨之與顧直也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

錢延年上簿詐增儻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

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

不道及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使者至司農司

農發詔書故鳴鼓也

唐吳裴代宗時為舟水轉運使襄王府司馬大曆二

年與判官大理司直殷鈞

音于

並坐贓配流嶺外裴等

以戚屬得入中禁妄陳利害督錢穀之務貪冒貨賄

更相糾謫訊及鞫奸贓悉露帝深惡之

崔渙為御史大夫稅地青苗錢使渙給百官俸物不

平皇城副留守張清發之代宗詔尚書左丞蔣渙等

訊鞫數日渙及判官等贓狀聞貶渙為道州刺史判

官出制有差初渙為屬吏希中以下佑為使料上佑

為百官料有司訊鞫渙無詞以對乃坐是貶

鄭浪德宗時為度支山南東道巡院真元四年九月

坐乾沒財物微擾平人質其妻女穢黷士類醜跡姦

情枉法殊死宜令所在夾重杖一頓處死

徐粲貞元中爲御史中丞主揚子院鹽鐵轉運粲旣不理且以賄聞判度支使竇參欲代之副使班宏執不可戶部侍郎張滂至揚州按粲逮僕妾子姪得贓鉅萬乃徒嶺表

裴延齡貞元中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旣病多載運度支官庫中錢物歸私第無人敢言

李錡貞元中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鹽鐵漕稅之利積於錡之私室而國計日耗

李臯謩憲宗時爲行營糧料使元和六年五月坐犯諸色贓計錢四千二百貫并前糧料使董谿犯諸色

贓計四千三百貫又於正額供軍市糴錢物數內抽克羨餘公廨諸色給用計錢四萬一千三百貫勅于臯謩董谿等項以山東興師饋運務重朕召於內殿委以使車誠厲激場非不誠切亦謂盡力成務減私奉公而乃肆意貪求曾無忌憚擅請時服乾沒軍資負恩敗法一至於此據其罪狀合寘極刑以其嘗列班行皆承門序弘以好生之澤免其殊死之辜是俾投荒期於勿齒臯謩除名配流春州董谿除名配流封州其判官崔元受韋岫薛異王湘等並貶嶺外臯謩谿行至潭州並專遣中使賜死

六月丁丑御史臺奏推問前行營糧料使判官元倫
及典吏等計贓一千萬宜并付京兆府各決重杖一
頓處死

權長孺爲鹽鐵福建院官元和四年十七月坐贓一
萬三百餘貫詔付京兆府杖殺之其母劉求哀於宰
相崔群因對言之憲宗恣其母老乃曰朕將捨長孺
之死何如群對曰陛下卽捨之當速使人往若待正
勅不及矣帝乃使品官馳往止之翌日詔杖八十長
流棗州

張宗本穆宗時爲山劍三川榷鹽使長慶元年坐盜
用東川院及諸監院耗剩錢共一萬五百餘貫推按
明驗前勅決痛杖一頓處死會逼降誕日宗本子贊
進狀請代父命帝因貸死決杖八十配流雷州

羅立言敬宗時爲鹽鐵河陰留後簡轅主客員外郎
兼殿中侍御史寶曆二年七月坐和糴米價不實計
入已贓一萬九千三百餘貫制削兼侍御史

立言贓狀狼藉不死爲幸而所責止於削去元
伏執事者悔易典法亦云甚矣

韓益文宗時爲金部員外郎判度支案開成元年十
月貶梧州司戶叅軍益初爲度支推巡官累至員外
郎判案子弟僮僕與人吏交通御史鞠訊計贓三千

餘貫半是擬贓及前為推巡時所犯帝問御史中丞
歸融曰韓益所犯與去年盧元中姚康孰甚融對曰
元中與康枉破官錢三萬餘貫韓益乃取受人事比
之殊輕遂有是貶

梁趙巖為租庸使天下貨賂半入其門奢侈不法自
古無比每日之費破錢數萬餽飲商販其徒如市天
下良田美宅可有千計

後唐尹玉羽明宗時為解縣權鹽使遷光祿大夫天
成三年五月為人所訟使過官錢按之不虛且令徵
納填贓纔足自舉欲就通班勅青停見任

周護末帝時為戶部郎中充鹽鐵判官大通賄賂輒
無避忌掌計者日之無如之何清泰之政隳焉

晉董遇高祖天福中為三司副使阿附人吏滯於部
斷有二景遇者累掌銅鹽雜務善以賂事人朝廷之
間多有受其媚為之左右者因以貨數千萬賂遇求
為解縣權鹽使數年敗負下獄景遇募引數十人而
遇以受賂聞

周李知損仕晉為右司郎中充度支判官坐受權鹽
使王景遇厚賂謫於均州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總序

古之王者建邦立制設都鄙官府之治分班爵品職之序創刑典以詰暴慢脩禮範而別等威百職並分萬邦承式乃設糾督之任以專察舉之事刺檢覈憲枰正違繆然後內外之政允釐姦宄之萌自塞者矣

天官經星太微南蕃中三星間曰端門西曰執法御史大夫之象所以舉刺不法者也三五之世官簿散逸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之制春官之屬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并掌王之贊書非糾舉之任而天官小宰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鄭康成爲漢御史中丞之職又有柱下史老聃嘗爲之戰國有執史執法之官御史掌記事執法若糾彈之任秦趙池之會名命御史書其事淳于髡謂齊王曰執法在傍御史秦置御史大夫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在後卽其事也兩丞其一御史丞其一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

籍秘書外督部刺史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

事舉劾按章中丞亦謂之中執法及有監御史掌監都漢因秦

制叔孫通定儀有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是也武帝時侍御史有繡衣直

言出討奸猾治人獄不常置元符五年置丞相司直

掌佐丞相舉不法征和四年置司隸校尉持節中都

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奸猾後罷其兵察三輔

三河常農亦皆糾察之職周禮秋官有司掌五隸之法罪隸謂四翟之隸也其

名與漢同元帝初元四年去司隸節成帝元延四年

省其官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比丞相

至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爲之任職者爲丞相哀帝

初復置司隸無校尉之名屬大司空比司置建平二

年復以大司空為御史大夫其任無改元壽二年復

為大司空而御史中丞常為憲臺之率射靈運晉書載漢御史為

憲臺又有諸吏為加官亦得漢遵用西京之制唯諸吏

之職無聞焉更始至長安以隗囂為御史大夫光武中元元年東巡太山以張純為御史大夫

夫從封禪又有治書侍御史二人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凡

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蔡質漢儀曰選侍御史高第補

之胡廣曰孝宣感路溫舒言秋季後諸讞時帝幸宣

室齊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於

此後因別置與符郎共又有蘭臺令史掌書劾奏建

平廷尉奏罪當其輕重武中復置司隸校尉領一州

武中復置司隸校尉領一州蔡質漢儀曰職任與京師外郎諸郡無所不糾

封侯外戚三公以下無尊卑入宮門從事史十二人

中道稱使者每會後到先去之也從事史十二人

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功曹從事主州選署

及眾別事別駕從事主校尉行部即奉引錄眾事部

曹從事主財穀簿書其有軍事則置兵書從事主兵

事及所部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河南常農河內河

東凡七郡各從事一人主簿錄閣

主督從文書察舉非法假佐二十五人

書門亭長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主選用孝經師主監

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祠祀令師主平法律令簿曹

書佐主簿書其餘都官書佐及每郡國各有而侍御

典郡書佐一人各主一部文書以御史補

史二漢所掌凡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

曹掌麻馬五口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祀四曰馬

乘曹掌護駕獻帝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復置御

史大夫以御慮魏文帝黃初二年又以御史大夫為

司空自魏以前御史大夫皆三公之職非專主於風

憲而中丞當主憲臺彈糾不法令并叙者蓋詳

册府元龜憲官部

卷之五百一十一

述御史之職稱也 改中丞為宮正後皆復舊名侍御史八人

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刻治書侍御史吳亦有御史大

夫孫休永安元年命大將軍孫綝領之後又置左右御史大夫五年以廷尉丁

密光祿勳孟宗分為之晉初罷大夫因漢制以中丞為臺主置

治書侍御史負四人泰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

御史一人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秩與中侍

御史員九人所掌有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

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又置殿中侍御史四人魏制

曹營軍曹法曹算曹遣二御史居殿中伺而司隸校尉之官歷魏不替

察非法自其始也屬有功曹都官曹從事諸曹從事部郎從事主簿錄事

門下書佐省事記室書佐諸曹書佐守從事武猛從

事等員凡吏一百又有尚書左丞主臺內禁令亦為

人卒三十二人漢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有四丞後漢

彈糾之任尤武城其二為左右丞歷魏至晉不改

又有禁防御史魏晉官品有此後省黃沙治書侍御

史太康中又省治書侍御史二員江左省殿中侍御

史二人侍御史所掌曹有課第曹置庫曹掌鹿又有

檢校御史牧牛馬市租後分曹置外左庫內左庫又有

江卽罷其官孝武大元中以吳崑司隸校尉自元帝渡

奏劾不法治書侍御史掌舉劾官品第六以上侍御

史十人文帝元嘉中外左庫而內左庫直云左庫

帝初省營軍并水曹省以竿曹并而殿中侍御史遂

法曹吏曹不置御史凡十御史焉

冊府元龜 憲官部 卷之五百一十二 四

廢齊氏因之梁國初建又置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置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舉亦得奏之自齊梁皆謂中丞為南司其侍御史員九人復置殿中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內事陳氏因之元魏之盛建號北土置御史中尉乃中丞之職又有置書侍御史殿中侍御史北齊御史臺置中尉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十二錄事四人自梁歷後魏至北齊御史臺或謂之為南臺後周六官之建改中丞為司憲中大夫御史臺為司憲鑄秋官府置司憲上士二

人中士人數下士八人隋革周制復置御史臺避諱

改中丞為大夫置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內侍御史監察御史各十二人錄事二人煬帝

大業三年置主簿書二人掌印及受事發辰勾檢稽失漢張忠為大夫置孫寶為主簿後無間焉唐因隋制侍御史殿中侍御

史各置四人監察御史置八人貞觀二十二年加殿中監察各二人高宗初避諱改治書侍御史為御史

中丞龍朔一年改御史臺為憲臺大夫為大司憲中丞為司憲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置左右

肅政臺左臺專在京管百司及監軍旅右臺察察京

師外文武官僚各置大夫中丞一人侍御史殿中監

察各二十人又置肅政臺使六人畧同御史尋廢中宗神龍元年改為

左右御史臺睿宗景雲二年廢右臺明皇先天二年

復置右臺停諸道按察使其年又置諸道按察使罷

右臺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日風俗秋日廉開

元之制中丞加一人侍御史置四人主簿一人錄事

二人令史十五人書令史二十五人亭長六人掌固

十二人殿中侍御史置六人令史八人書令史十人

監察御史置十人史三十四人侍御史年深者一人

等次知西推曉贖三司受事監奏定糾察推理醜殿

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儀式郊祀巡省檢察彈糾

兩京城內分知左右巡監察御史掌分察百寮巡察

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及監嶺南黔府選補監決

因從忌齋行香分察尚書六司知大府司農出納監

察監議館驛使本司直門領訟而侍御史六職其三

司理匭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朝又有內供奉

堂受表臺中唯四職推彈解雜而已

裏行裏使推官之名貞觀末置監察御史裏行始太

宗令馬周作監察御史裏行遂

置北名中丞亦舊有裏行一人武后文明元年置殿

中裏行以三員為定其殿中第一人監倉第二人監

庫聖曆中加中丞內供奉一人尋省長安二年始置

侍御史內供奉不得過正員之數先天中復增御史

中丞內供奉一人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以中丞為京

畿採訪處置使自是不改乃古司隸之任其後知雜

御史多以省官兼之監察裏行及試以七員為定開

元初又置侍御史裏使殿中裏使等官裏行同無員

數尋罷建中三年又置推官二人與本推御史同推

覆興元元年罷推官以殿中第一同知東推第二同

知西推其後遂有四推之名曰

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

尚書左右丞掌糾舉

冊府元龜憲官部

卷之五十四

六

憲章御史糾劾不當者兼得彈奏亦憲官之任也東
都留司置御史臺中丞侍御史各一人殿中侍御史

二人監察御史三人

天曆後多以留臺中丞兼東都

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臺之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備焉

五代憲臺之制

皆因其舊而員多不備

其四推但以御史從上配之

年深御史開運二

年復以省郎兼之稽夫處風憲之任當繩糾之職乘

驗簪豸車服之異等霜簡白筆職業之尤重所以振

肅內外提正綱紀故其選任之際必加精擇其有克

揚雋望以著乎威稜內蘊剛志允歸乎正直典章之

廢墜務於修舉臣工之頗僻行於案劾居官有塞職

之舉事上顯盡忠之節斯皆無忝厥位休有烈光至

乃以殘害為事唯阿曲是圖希媚以合上之旨巧誣

以致人之罪以至不稱其服彰於外議罔慎所履蒙

於朝譴斯固歸於為惡自貽乎伊戚其或善行昭著

時應寵賞察察參佐形於論拔者亦皆類而次之凡

憲部十有五門

選任

稱職

威望

選任

夫憲官之職大則佐三公統理之業以宣導風化小
則正百官紀綱之事以糾察是非故漢魏以還事任

尤重至於選用必舉賢才乃有負譽諤之稱彰才識
之譽得法平允敷奏詳明端慎克成其官政姪直不
畏於權幸繼乃執我公憲助茲朝治使豪戚斂手奸
邪屏跡允所謂邦之司直者焉爲官擇人於斯爲善
矣

漢蓋寬饒爲大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
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

諸葛豐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爲御史大夫除
豐爲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爲司隸校尉

晉高光字宣茂陳留圉城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光少

習家業明練刑理爲潁川太守時武帝置黃泓獄以
典詔因以光歷世明法用爲黃泓御史秩與中丞同
度峻爲祕書丞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
斷之朝野稱允

侯史光爲城門校尉武帝泰始初詔曰光忠亮篤素
有居正執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爲御
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以伸其司直之才也

陳壽爲長廣太守不就杜預爲鎮南入辭曰啓陳壽
才史通傳宜補黃散也武帝曰壽可作治書否預對
曰惟在聖詔卽手詔用之

傳咸為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詞旨懇切
惠帝不聽勅使者逼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
催使攝職

李臣為石季龍殿中侍御史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
季龍患之擢臣為御史中丞時親任之自此百寮震
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我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
豺狼避路信矣哉

宋蕭惠開為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
惠開為憲司其當稱職但一徃眼額已自殊有所震
大明八年入為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
不可權屈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梁張綰為中軍宣城王長史從御史中丞武帝遣其
弟中書舍人綯宣旨為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
本不限升降晉宋世周閔蔡郭竝以侍中為之卿勿
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

後魏溫子昇文章清敏孝明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康
傳召辭人以克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
盧仲宣等二十四人為高第大被引決康使子昇
當之皆受屈而去奉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輒者皆子

昇逐退遂補御史時年二十臺中彈文皆委焉

北齊崔暹爲吏部郎文襄用暹爲御史中尉宋遊道爲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李廣魏末時中尉崔暹選御史皆是世胄廣獨以才學兼御史脩國史南臺文奏多其辭也

後周李旭爲黃門侍郎太祖嘗謂旭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狐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卽授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旭爲御史中尉

唐李素立丁憂高祖令所司奪情授一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錄參軍高祖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高祖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張行成太宗貞觀初累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帝以爲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若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王至愔爲汴州刺史太極元年睿宗以志愔有政聲名兼御史中丞

李栖筠爲蘇州刺史大歷六年栖筠自蘇州入覲敷奏詳明不事權貴代宗嘉其忠謹留掌邦憲特出內制授御史大夫以寵之

穆贊爲刑部郎中因次對德宗嘉其材擢爲御史中

丞

薛存誠為給事中瓊林庫使奏占工役太廣存誠以為此者姦人竄名以避征徭不可許咸陽縣尉袁儆與軍鎮相競軍人無理遂肆侵誣儆反受罰二勅繼至存誠皆執之憲宗聞甚悅命中使嘉意之由是擢拜御史中丞未幾再授給事中數月中丞闕帝思存誠前効謂宰臣曰持憲無以易存誠遂復為御史中丞

丞

丁居晦為翰林學士文宗於麟德殿召對因面授御史中丞翼日制下帝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

因悉數大臣而品第之歎曰宋申錫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夫宰臣鄭覃曰僧孺頃為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帝曰不然鸞鳳與鷹隼事異帝入曰居晦作得此官朕曾以時諺謂杜甫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君上要知之事嘗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

漢邊蔚天福十二年為御史中丞時高祖幸東京以將整朝倫務求能者至是有斯命焉

稱職

禮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故上無

虛授必擇於髦俊下無苟得克效於智能然後官事
允釐王命無廢者矣乃有若憲簡之任當紀綱之重
勤勞于位惕厲在公或獻言以盡規或持法而惟允
或申明事典或糾正邪慝藹然風望動於朝倫斯乃
任能物官使人以器者之謂也

漢薛宣以明習文法成帝初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
帝初卽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
之樂周書無逸之篇稱文王之德曰至子日中昃弗
皇暇食宣以此言也然嘉氣尚凝陰陽
允執聖道刑罰惟中允信也中
行伸切

不和疑謂不通也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不洽者也臣竊

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
史或不循守條職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
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六條解
在百官舉錯各以其意多由部縣事
錯置也音千故
切與讀曰豫豫

也干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反細微責
義不計功於人郡縣相迫促亦由相劾流至眾庶

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禮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
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勞即到切來夫
音即代切

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也音皮鄙
切音與隔同和氣不興未
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詩小雅伐木
之詩也餱食

也音 劾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

明申勅 申束也 約束也 謂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惟明主察焉帝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

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疑退稱進白黑分明 稱舉也 白黑猶

言清濁也 孫是知名

後 且秉為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樊準字

幼陸為御史中丞舉正非法

鯁呈為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

陳謙為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糾正

馬嚴為御史中丞舉劾奏章申明舊典奉法案舉無

所延避

晉庾峻為御史時長安大獄久不決峻斷之朝野稱

當

劉暉五為司隸允協物情

傅玄為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笏

帶靖踊不寐坐而待旦

石鑿為御史中丞多所糾正

嗣譙王恬為御史中丞正有幹局

宋蔡廓為御史中丞多所糾奏

鄭鮮之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

荀伯子爲御史中丞位職勤恪有匪躬之稱殷冲爲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

梁樂藹爲御史中丞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褚球爲御史中丞性公強在憲司甚稱

劉潛爲御史中丞在職彈糾元所顧望當時稱之

臧盾爲御史中丞性公強居憲臺甚稱職

陳宗元饒爲御史中丞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政事明練治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

褚玠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

廢弛司憲因循守其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爲條例綱維畧舉而編次未訖

孔奐爲御史中丞善持禮所糾劾

後魏高道穆爲御史在公有能名

王顯爲御史中尉糾折庶獄究其奸回

北齊司馬子瑞爲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

隋梁毗爲治書侍御史名爲稱職

徐有功爲左臺侍御史則天時褒異之時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

唐唐臨太宗時爲侍御史在官簡肅甚爲時所稱

齊澣弱冠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先於風教當時以爲稱職

崔隱甫爲御史大夫故事大夫與監察競爲官敢畧無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群察側息玄宗嘗謂曰卿爲大夫海內咸云稱職深副朕所委也

顏真卿爲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

李夷簡爲御史中丞奏彈京兆尹楊憑當時翕然謂紀綱復振及遷御史大夫風彩益峻未踰月遷門下侍郎平事章

王播爲工部郎中知雜事整持臺憲頗有能稱

崔植爲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紀綱

威聲

大案章糾劾督察中外繩愆繆而振綱紀者御史之任也由漢以來頗重其選乃有懷剛毅之節履中正之道厲厥鋒氣申其搏擊不畏強禦無憚權右靡阿貴戚深嫉倭倖以杆彈爲任挺謇直之風邦憲以之脩明姦邪爲之警畏此詩所謂邦之司直者歟至或洞達治體善舉官業罔事苛細弗爲繳察中立而不撓率職而敢行譽望著於朝右威稜振於輦轂布之

謠誦隆乎任遇茲豈惟風采之足尚固亦器識之不
群者哉

漢嚴延年為侍御史宣帝即位劾奏霍光擅廢立奏
雖寢然朝廷肅然敬之

鄭賓明法律為御史名公直

蓋寬饒宣帝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小大輒舉

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以其峻劾故
有不用者

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

繇讀與佻同供佻
使及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鮑宣為中丞執法殿中

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

是知名

陳咸為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執法殿中

公卿以下皆敬憚之

諸葛豐元帝時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

語曰聞何闕逢諸葛言問者何久闕不相
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

加豐秩光祿大夫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間舉奏

免兩司隸旬猶也滿也旬歲猶言
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是憚之

後漢鮑永光武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

趙王良尊威貴重永以事劾良不敬由是朝廷肅然

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

避彊禦帝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
牟融為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舉正百
僚莫不敬憚

宣秉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畧苛細百僚敬之

說文

曰苛細草也
以喻煩雜也

陳忠為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
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

桓典為侍御史執正無所迴避嘗乘驂馬京都畏憚
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驂馬御史

應奉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

樊準為御史中丞舉止正法百僚震悚

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丞執憲奉法多所糾正為百僚
所敬

馬嚴為御史中丞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案舉無
所迴避百寮憚之

趙謙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
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
罪

魏徐邈為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

鮑勛為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百寮嚴憚罔不肅

然

晉何魏世爲司隸校尉時校事尹模惡寵作威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人敬憚之

傅玄爲司隸校尉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傅咸爲司隸校尉奏免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責戚懾伏

石鑒爲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

顧和爲御史中丞百寮憚之

劉毅爲司隸都官從事後爲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

周處爲御史中丞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李裔爲御史中丞恭恪直繩百官憚之

崔洪爲御史治書奏免散騎常侍翟嬰官朝廷憚之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鶴在北爲鷹溫裔爲司隸都官從事時散騎常侍庾敞有重名而頗聚斂裔舉奏之京都振肅

卞壺爲御史中丞忠於奉上權貴屏跡

鍾雅爲御史丞直法繩違百寮皆憚之

嗣譙王恬爲御史大夫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

宋王准之初爲宋臺御史中丞爲寮友所憚

孔琳之爲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自是百寮震肅莫敢犯禁

袁顛字景章陳郡人初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顛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籠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顛之意顛蓬首綬帶風貌清嚴皆垂跡屏氣莫敢欺犯

荀伯子爲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內外憚之

蕭惠開拜御史中丞在任百寮畏憚之

蔡廓爲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寮震肅

王鎮之爲御史丞秉正不撓百寮憚之

南齊袁昂爲御中丞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爲正直梁江淹在齊爲御史中丞彈中書令謝朓等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陸泉爲御史中丞性悻直無所顧望臺稱不畏強禦到洽爲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爲勁直

張緇爲御史中丞彈糾無迴避豪右憚之
孔休源爲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迴避百寮莫不
憚之

劉潛爲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陳孔奐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
廷甚敬憚

袁憲爲御史中丞朝野皆嚴憚焉
褚玠爲御史中丞甚爲直繩之稱

後魏李彪遷御史中尉彪性剛直多所彈糾遠近畏
之豪右屏氣

元仲景性嚴峭莊帝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
臺嘗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陽固爲治書侍御史使懷荒鎮鎮將方貳望風逃走
王顯爲御史中尉多所彈劾百寮肅然

北齊趙郡王深初仕魏爲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
迴避遠近肅然

竇泰爲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百寮
畏懼

崔暹爲御史中丞文襄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
高視徐步兩人掣裾而入文襄分庭對揖暹不讓席

而坐觴拜行便辭退文襄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
留遲曰適受勅在臺以檢校遂不侍食而去文襄降
陛送之旬月後文襄與諸公出之東山遲於道前驅
為赤捧所擊文襄回馬避之遲後彈尚書令司馬于
如及尚書元羨殷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大師咸陽王
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竝免官其餘死
黜者甚衆神武書與鄴下諸貴曰崔遲昔事家弟為
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
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竝是
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
不能救諸君其慎之又文襄嘗謂遲曰我尚畏羨何
況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

隋柳或為治書侍御史當正色甚為寮之所敬
陸知命為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又
奏勅齊王暕百寮震慄

皇甫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
御史朝臣無不肅憚焉

唐王志愔中宗神龍中累除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
寮畏憚時人呼為早鵬言其瞻人吏如鷗鷺之視雀
也

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
百度肅然名重於時

竇參為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彈奏京兆尹楊憑當時翕然謂
紀綱復振

李鋒為御史大夫威望時振

魏謩為御史中丞彈駮馬都尉杜中立賊罪貴戚憚
之

孔緯為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讐既總憲剛中
秋不繩而自肅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公忠

引薦

褒賞

公忠

士君子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公忠之義諒在茲矣乃
有典司邦憲表式朝右厲冰霜之志執金石之心正
色不回讜言無隱竭誠於顛越之際獻規於疑貳之

始或明辨其飛語或申雪其冤訟以至逢危殞命抱
義立節千古之下莫不仰其清風而思見其人者也
後漢种暠順帝時爲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
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
太子傳高褒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橫
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
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邪今日之事
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楊衆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
東遷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

太陽

縣屬河東郡

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菴亭侯

晉劉暉爲司隸校尉時惠帝立羊玄之女爲皇后成
都王以討玄之爲名廢后無庶人處金墉城大駕幸
長安留亭後后位永興初河間王顥矯詔遣尚書田
淑勅留臺賜后死詔書累至暉與尚書僕射荀藩河
南尹周顓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悴臣按古今
書籍亡國破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
陛下遷幸舊京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跋踵
之心人想鑿輿之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
解處處互起豈非善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

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
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
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
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愚智皆謂不然刑書猥至罪不
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天下喜悅者
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
臣懼凶豎承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
以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陛下更深
與大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願見表大怒
乃遣陳顏呂郎東收賸賸奔青州後遂得免帝還洛
迎后復位初羊后反宮遣使謝暉曰賴劉司隸忠誠
之志得有今日

唐蘇珣垂拱初爲監察御史則天使珣按韓魯諸王
獄珣奏據狀無徵則天召見詰問珣執奏不回則天
不悅曰卿大雅之士當卽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
令珣於河西監軍神龍中珣爲右御史大夫會節愍
太子敗詔珣窮其黨與時睿宗在洛爲得罪者所引
珣因辨析事狀密奏以保明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
原免擢珣爲戶部尚書

蕭志忠爲御史中丞中宗神龍三年自節愍太子舉

兵誅武三思之後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兄弟侍御史冉祖雍李悺共誣構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主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制獄因此欲加內怨帝召志忠令鞠其狀志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爲天子豈不能容一弟一妹忍受人羅織竊念宗社存亡實在於此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漢書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初則天皇后欲立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所奏咸是構虛帝旣與相王公主素相友愛深納志忠之言

志忠自此又彌加保護由是公主獲安

盧李爲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與留守李愷誓無避死人吏奔散李在臺獨居爲賊所執與愷同見害

趙洎永泰初爲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洎爲巡使俾令詳訊洎周歷墻圉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旣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嘗感洎之究理詳細及刺懼州年考旣深又與觀察使韓滉不相得滉奏免洎官德宗見其名謂宰

相曰豈非承泰初御史趙洎平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齊映興元初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嘗執轡會帝馬驚跳奔甚帝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乃止帝問故對曰馬奔蹊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雖臣萬死何以塞責帝嘉歎無已

孔緯為太子少傅時沙陁逼京師昭宗幸鳳翔邠帥朱玫引兵來迎駕田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鷄候館詔授緯御史大夫時遣中使傳詔令緯

率百寮赴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盪屋上張流切

下音窳並為亂兵所剽四妙切資裝殆盡緯承令見宰相

論事蕭邁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縹緲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辭緯無

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

憲秩雖六駢音飛奔迫而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

稟非臣子之義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况在君

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人豈不懷

但盪屋剝剝之餘丐食不給今若首塗聊營一月之

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縹拂衣而起曰吾妻危疾且不

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耶公輩善自
為謨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告曰王上再有詔命
令從百寮前進觀群公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關不
宜居後道塗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
嘉之謂縮曰路無頓遞裏糧辨耶及送錢五十緡令
騎士授緯達散關緯知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
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
入關而郿岐之兵圍寶鷄攻散關微緯之言幾危矣

引薦

詩曰蒸民髦士蓋美其得賢傳曰舉爾所知誠廣其

薦善况夫總司彛憲糾正庶工固宜念則哲之明先
舉類之義審擇儒雅博衍雋良薦於朝廷縻以組綬
其或忠謹之士邪佞所仇文致厥辜淪陷非辟而能
表薦其行請宥其刑皆所以為國愛材進人以道劉
楚之詩斯作沉僚之歎罔興豈止致位於台槐受寵
於龜紫固可以紀其勞懿為南司之表式焉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
湯湯數稱薦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又以倪寬為掾
舉侍御史擢大中大夫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

薦廣德經行宜克本朝為博士論石渠

繁延壽為御史大夫

即李延壽也一姓繁音蒲河切

聞谷永有茂材

除補屬舉為太常丞

貢禹為御史大夫琅邪諸葛豐以明經為郎文學名

特立剛直禹除為屬侍御史

後漢杜林為侍御史林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

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

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

昔張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

察以助萬分乃徵為太中大夫

樊準為御史中丞時龐參坐法輪作若盧準上疏薦

參曰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昔孝文皇帝悟馮唐

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

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德也伏臣見故左校

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畧有魏尚

之風前坐微法輪作經時今羗戎為患大軍西屯臣

以為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

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

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

諸軍屯

應奉爲司隸校尉時河南尹李膺欲奉牟元群臧罪
元群賂官豎膺反坐輔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
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奸倖緄祐時亦得罪輸
作奉上䟽李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
群賢梁惠王瑞其炤乘之珠齊威王荅以四臣夫忠
賢武將國之心膺切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緄大
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糾之
以法衆庶稱宜李孫行父親逆君命遂出呂僕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無禦畢力致罪陛下既
不聽察而猥受譴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
不蒙降恕邀邇觀聽爲之歎息夫立政之要紀功忘
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混
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
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餘今三重蠢動王旅未振易稱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
奏乃悉免其刑

後魏元正爲御史中尉高選御史高道穆奏記於正
正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召之遂引爲御史又以內
行長山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
門其妻從叔爲羽林隊主擿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

正善之俄然奏正

李彪爲御史中尉以尚書主客郎酈道元秉法清勤引爲治書侍郎

高道穆爲御史中尉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宗世良等四十人

北齊崔暹東魏孝靜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潛宋欽道李愔崔瞻麤楷擘酈伯儒崔子武李廣皆爲史世稱其知人

唐張循憲爲侍御史長安中爲河東採訪使薦蒲州

人張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秋官受之則天召見壘廉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張廷珪爲監察御史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廷珪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君拜在拾遺

李邕爲御史大夫時河中少尹嚴郢爲至京師元載言郢於代宗帝已踈忌載拒而不納是時帝委腹心於邕邕亦嘗薦延之帝曰邕方爲元載所厚寧可

信乎栖筠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採拔豈使為姦人
用乎即日擢授河南尹兼御史中丞來陸運使

崔寧為御史大夫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
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
怒其狀遂寢

常貞伯為御史中丞德宗貞元初袁滋為岳鄂從事
部有邑長下吏譴以盜金滋察其寃竟出之貞伯聞
之薦為侍御史

高郢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建罷職降
詹事府司直郢表授殿中侍御史

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及度作相
又奏從自代為中丞從所取御史必先知其重貞退
者時論嘉之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櫟陽尉徐晦本楊憑所薦及憑
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阻送獨晦至藍田與
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
謂晦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反為累乎晦曰
自布衣沐楊公之知不一送他日相公為姦邪所譖
焉可不送相公乎德輿因稱之於人不數日夷
簡請為監察晦至官之日白夷簡曰晦不由公門公

何所取信而見獎拔於千萬人中哉答曰君送楊臨賀寧肯負國乎由是名益振
常有翼為御史中丞奏職方員外郎鄭處誨兼侍御史知權制曰御史中丞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八例以中臺郎一人稽叅其事以重風憲如處誨族親胄貴能博文論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副二以佐紀綱以爾處誨當居內廷草具密旨自以疾去于今借之俞其言如我得有翼為爾之知己予為有翼之德鄰上下交舉豈有私受勉修職業所報非一

後唐蕭瑒為御史中丞請孔邈為御史

褒賞

夫處風憲之地當糾繩之任綱紀所屬委賴尤重而能方嚴以自律勁直而不撓彈擊違繆無所畏避摧伏豪橫未嘗寬假侃侃而正色蹇蹇而匪躬善守厥官不懈于位錄是推懋賞之典加異數之寵申之以賜予賁之以采章形於詔獎接以體貌敦借以聳其氣慰勉以成其名故首公之臣立志之士莫不感激以思自効摩厲以期稱職然後知信賞之為勸非可以忽已

漢諸葛豐元帝時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帝嘉其
節加豐秩光祿大夫

後漢宣秉字巨公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
時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
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秉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嘗
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
龔不如雲陽宣巨公卽賜布帛帳帷什物杜詩建武
初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
民間百姓惶惶憂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
祖召見賜以榮戟

鮑永建武十一年爲司隸校尉以事劾帝叔父趙王
良大不敬朝廷肅然乃辟扶風鮑恢爲都官從事恢
抗直不避疆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歛手以避二鮑

鮑昱永平中元元年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
封胡降檄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黄門問昱有所怪不對

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

群臣上書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准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

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
之子復爲司隸也

馬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

晉李熹武帝時為司隸校尉劾中山王陸等各占官
三更稻田詔曰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熹允志
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
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然乎其申劾群寮各慎所司
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熹為二代司隸朝野稱之
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因辭辭旨懇切
武帝不聽勅使者逼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
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
見聽於官舍設靈坐朔望奉祭元康四年卒官時詔
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

劉暉為左丞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
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貞

熊遠為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
正色不如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徐羨之自是百僚震肅
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

蕭惠開為御史中丞百僚畏憚之入為侍中孝武詔
曰惠開前任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威朕甚嘉之可
更授御史中丞

梁江淹在齊為御史中丞多所奏劾內外肅然明帝

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張緬爲御史中丞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

陳袁憲爲御史中丞領羽林監嘗陪讌承香閣賓退之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從席山亭談宴終日帝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

後魏李彪爲御史中尉多所劾糾豪右屏氣高祖嘗呼彪爲李生於是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高道悅爲治書侍御史正色當官不憚彊禦奏舉兗城王澄等免官高祖詔褒美之

元正爲御史中尉嚴於彈糾始彈於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其辭辭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

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捧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破其車公主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耶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婦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

反謝朕

北齊崔暹仕魏為御史中尉神武如京師群官迎於紫陌神武帝握暹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禁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為國不避豪彊遂使遠近肅清群公奉法衡鋒陷陣代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為擁之而綬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朝貴收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佞制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

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

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回賜

之帝曰崔中尉為法導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

化所加大將軍臣澄

澄神武長子文襄也

勸獎之力文襄退謂

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

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

隋柳或開皇中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僚

之所敬憚文帝嘉其悻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

世無容悅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後以忤旨免未幾

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為

之築宅因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
游元大業中爲侍御史遼東之役宇文述等九軍敗
元案獄數其罪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
襲

唐杜淹爲御史大夫太宗幸其弟視疾

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威太宗以爲能
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
舉之無先容也

崔隱甫開元中爲御史大夫群寮側息玄宗嘗謂曰
卿爲大夫深副朕所委

李勉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劾勳臣管崇嗣
失禮肅宗時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盧坦爲御史中丞元和三年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
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闞濟美違勅貢獻肅宗召坦
對褒慰久之

裴度爲御史中丞時吳元濟盜兵柄求襲父任憲宗
徵師伐叛詔度巡營壘勞士卒度計其險易密陳攻
取之策帝深然之遷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王播爲御史中丞入閣候宰相出方隨之異常例也
後唐許光義明宗天成四年除御史中丞光義謝賜

緝五十疋銀器一事

劉贊為御史中丞長興二年十二月詔曰國祚中興皇綱再整合頒公事偏委群臣先勅抄錄六典法書分為二百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冬御史臺官員等或同切催驅或遮專勘讀校前王之舊制布當代之明規宜有獎酬以勵勤恪御史中丞劉贊近別除官今加偕爵宜從別勅處分呂琦姚遐致宜加朝散大夫仍賜柱國勳于遼李壽並朝散大夫徐山卿張可復王曉並賜緋魚袋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剛正

書曰剛而塞強而義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矧夫風憲之任抨彈收屬所以案舉不法表正庶尹震肅綱紀奮揚望威而能雅志公亮峻節森厲舉遵直道無所屈撓善善惡惡不吐不茹使邪臣知懼懦夫有

立須復逆忤貴倖構聚怨隙被以巧詆陷於申文亦無憚焉斯古人所謂執德不回當官有守者也

漢嚴延年為御史掾舉侍御史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擢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之

諸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駢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章因得入公

門自歸上

歸城乞哀於天子也

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

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

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

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貴重非臣所當處

也又迫年數衰暮嘗恐足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

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飭之名

素恐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俸而已故

嘗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

編書其罪

編請聯以簡牘也

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

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

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仗節死誼之臣率盡

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

濁溷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也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臣欽若等曰賜堯史不載姓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專之也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惟陛下裁幸帝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

蓋寬饒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平恩侯許伯入

第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

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持

坐言自尊抗無所屈也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

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臣欽若等曰魏侯魏相也笑曰次公醒而

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屬猶伴也酒酣樂作長

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沐猴彌猴坐皆大笑

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

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言如客舍行客輒遇之故多所歷也唯謹慎為

德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

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帝乃解

孫寶字子嚴哀帝即位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以當熊事慙而猴之傳

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寬之寶奏請復

治傳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五使察我馮氏反事明

白故欲撻舐以揚我惡撻舐謂挑發之也我當坐之帝乃順

旨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

遷敦煌魚澤帳侯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

帝為言太后出寶復官

鄭兵朋法律為御史事貢公貢禹也名公直

洎勳為司隸校尉時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以深

北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狼猪連繫都亭下以深

狼猪豕也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

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

刺史并力遂捕察無狀者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遣曲也奏可勳

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

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都祖也今丞相宣

薛宣也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謂丞相掾

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信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諄逆順之理詩

也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

家之禍耳即書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

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
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
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徒合捕

後漢鮑永建武中為司隸校尉辟扶風鮑恢為都官
從事恢亦抗直不避疆禦帝嘗曰貴戚且宜歛手以

避二鮑

何敞為侍御史章帝時尚書僕射邳壽譏刺竇等辭
官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
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
諱之詔立諫諍之旗聽敢言之鼓歌謠於路諍臣七

人以自鑒昭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

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邳壽坐於臺上與
諸上書論繫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

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正救為職若
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

私邪又臺閣平事公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
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

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
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

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

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清
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
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作萬死有餘書奏壽得
減死論

宋意爲司隸校尉和帝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
盛步兵校尉鄧壘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
群黨出入憲門負勢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迴避由
是與竇氏有隙

周紆初爲洛陽令部吏止奸亭長霍延遮止拔劍肆
詈皇后弟竇篤坐免後爲御史中丞又坐免竇氏貴

盛兄弟秉睚眦宿怨無不僵仆篤等以紆公正而怨
隙有素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徵爲御史中丞諸竇雖
誅而夏陽侯環猶尚在朝紆疾之復乃上疏曰臣聞
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顧之逐鳥雀案夏陽
侯環本出輕薄志邪在僻學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
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
禪之書惑衆不道之當伏誅戮而王者營私不爲國
計夫消流雖寡浸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
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

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會環歸國
華松為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有司軟弱莫敢糾
罰松奏馬氏三侯群豪斂手

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
應奉為司隸校尉糾舉姦偽不避豪戚以嚴厲名
虞詡順帝永建中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大傳馮石
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
號為苛刻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詡
輒按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
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

日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

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

震為樊豐所譖而死書

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倫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
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
近歐刀刑人詡子顛與門生百餘人候中常侍高梵
車訴言枉狀梵入言之即日赦出詡

李膺桓帝時拜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
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
匿兄讓弟舍藏於舍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
取朔什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詡膺入

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昔
 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侯有
 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
 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
 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
 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
 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
 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官省帝怪問其故
 竝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韓演為司隸校尉奏中常侍左陪罪惡及其兄太僕

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犯吏民

館稱皆自殺演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恭藏罪徵

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

袁紹為司隸校尉董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

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獻帝也似可今當

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若公

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眾議未安卓案劍叱紹曰豎

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紹

跪對曰此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

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

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魏王觀字偉臺明帝幸許召觀爲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吳徐愿爲侍御史性忠壯好直言

晉何曾魏世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時步兵校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于文帝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

無令汚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若此君不能爲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帝雖不從時人敬憚

劉毅魏末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鼯鼠蹈其背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武帝咸寧初爲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寬饒一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帝嘗因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祖靈帝曰吾雖德

不及古人猶克已爲政又平吳令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荅文帝云不能用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虎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蟻作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

自然之尊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時景皇后從父弟羊琇爲中護軍琇輒乘車申毅糾劾其罪琇典禁兵放恣犯法每爲有司所責毅劾之應至重刑武帝以舊恩有免官而已

劉暉爲侍御史武庫大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若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官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什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後兼中

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卽貞
崔洪武帝世爲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爲弘農太
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
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爲博士祭酒
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
敦儒業令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
倫輩嬰爲浮華之目遂免嬰冠朝廷憚之尋爲尚書
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爲鷓
在此爲膺傅玄爲司隸佞尉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
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踊不寐坐
而待旦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劉喬爲御史丞齊三回復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
敢忤言喬二旬之中奏劾艾罪累者六艾諷尚書右
丞荀晞免喬官

周處字子隱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奏征
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震肅
杜錫爲衛將軍長史趙王倫篡位以爲治書御史孫
秀求交於錫而錫距之秀雖銜之憚其名高不敢害
江績爲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撓令稽世子元顯專
政夜開六門績密啓會稽王道子欲以奏聞道子不

許車裔亦曰元顯驕縱宜禁制之道子默然元顯聞而謂衆曰江績車裔間我父子遣之密讓之俄而績卒朝野悼之

司馬恬爲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文帝登祚未解嚴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吹警角恬奏歎曰一劾温大不敬請科罪温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

宋荀伯子爲御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凡所奏劾莫不深相呵毀其言切直

鄭鮮之仕晉爲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宥案毅勲德光重任居次相旣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闡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糾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

孔琳之爲御史中丞明憲執法無所屈撓

傅隆爲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

南齊王思遠明帝輔政為御史中丞時臨海太守沈昭畧贓私思遠依事劾奏帝及思遠從兄晏昭畧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

袁昂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財貨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為正直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肩在職贓汙數百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黃陸之以肩事託杲杲不荅高祖聞之以問杲杲荅曰有人帝曰卿識陸之不杲荅曰臣不識其人時陸之在御側帝指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謂陸之曰小人何敢以罪人屬

朝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是杲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強禦

到洽為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為勁直

張綰再為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為憲司

彈糾無所遁避

張緬為御史中丞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

江革為御史中丞彈奏權貴一無所避

劉潛為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

劉覽爲尚書左丞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竝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嚙行路覽嚙家人

陳袁憲爲御史中丞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

徐凌爲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真兵鮑僧叔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凌聞之乃爲奏彈道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元帝見凌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歛容正坐凌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凌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徐儉爲御史中丞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爲儉所糾劾後王深委任之

褚玠爲御史中丞剛毅有膽決甚有直繩之稱

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憲官部 四

剛正第二

後魏高謐獻文時為治事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迴避甚見稱賞

李彪為御史中尉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嘗呼彪為李生於是

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高、追、悅、拜、治、書、御、史、正、已、當、官、不、憚、強、禦、奏、舉、往、城
王澄等免官孝文詔褒美之

王顯爲御史中尉多所彈劾百僚肅然

陽固爲治書侍御史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旣成集
寮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
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勃此蓋同傳舍耳唯

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作大府卿
庫藏克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使百官之祿四分
之一州郡贖悉入京藏以此克府未之爲多且有聚

歛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
有人間於顯顯因奏固剽請米麥免固官

山偉爲內行長孝明初御史中丞元正以偉兼侍御
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從兄爲羽
林隊主擲直長於殿門偉卽劾奏正善之俄然奏正
綦雋爲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特
勲貴排雋騶列雋忿見於色自入奏之

封回孝明時爲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書右僕射
元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姦通回乃劾奏時人稱之
崔亮爲御史中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

不遵憲法勅亮推治孝明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
 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
 於帝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帝曰廣平麤疎向來
 又醉鄉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
 鄴道元為御史中尉道元素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
 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常念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繇於
 念匿於悅弟時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
 請全之勅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
 高恭之字道穆御史中尉元正引為御史其所糾擿
 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為正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

元正曰古人有言蜀一人則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
 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正深然之後道
 穆為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捧
 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
 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
 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
 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
 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
 朕以愧卿卿反謝朕時僕射爾朱世隆當朝權盛因
 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

又云恭之為御史中尉
 兼黃門侍郎外秉直編

內參機密諫評
極言無所顧憚

北齊趙郡王琛魏天平中除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迴避遠近肅然

司馬子瑞爲御史中丞正色舉察爲朝廷所許

後周王誼閔帝時爲主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讓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惶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正大夫

隋柳或開皇中爲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文帝嘉其姪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

十萬米百石右僕射楊素當途顯貴百寮皆憚無敢忤者嘗以少譴勅送南臺素恃貴坐或牀或從外來見素如此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治公之罪素據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庭辯詰事狀素繇是銜之或時方爲帝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梁毗煬帝卽位爲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譏之述罪毗固諍因忤旨遂令張衡代爲大夫毗憂憤數月而卒

房彥謙煬帝世徵爲司隸刺史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

司隸別駕劉炘陵上侮下許以爲直刺史彈之皆爲
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元禮長揖有識嘉之炘亦不
敢爲恨

游元大業中爲朝請大夫兼侍御史宇文述九軍敗
績帝令元案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陽公主
勢傾朝廷遣家僮南造元有所請囑元不之見佗日
數述曰公任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已以勸事
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案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
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李德饒大業中爲監察御史糾正不避貴戚

陸知命初爲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繇是待詔
於御史臺拜治書侍御史侃然正色爲百寮所憚帝
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暉近
小人知命奏劾之陳竟得罪百寮震慄

唐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武德九年十月民部尚書
裴矩奏突厥殘暴之處戶請給絹一疋太宗曰朕於
天下唯誠與信不欲空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但戶
有大小各須存濟給物雷同豈公思之至也伏伽進
曰裴矩受國恩賞未聞陳讓救恤百姓則欲苟釣虛
名用心若是豈當朝寄請鞠其罪太宗從之其後計

口爲率貧人賴焉

柳範爲侍御史奏彈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輔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唐臨爲殿中侍御史大夫韋待價責臨以朝列不整臨曰此以小事不足介意今日以後爲之明日江夏王道宗共大夫離立私談臨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共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亦亂班常失色而退李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時有郇令裴仁軌私

役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太宗意解仁軌竟免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

王義方高宗朝爲侍御史以彈李義府貶爲萊州司戶參軍義方將赴萊州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之事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爲公不爲私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

實以爲魏義府大怒義方至萊州又爲義府中傷竟坐免官

王本立爲侍御史乾封中御史遭長官於塗皆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辭而上馬本立意氣頗高塗逢長官端揖而已

魏貞宰爲監察御史深爲高宗所委信嘗從容問曰外聞以朕方自古何天子也對曰周之成康漢之文景帝曰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代英傑時人以爲臯陶稷禹之流而使不免貧賤死於草澤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也帝曰我適欲用義方爲著作郎聞

其已死旣往不諫追悔無及貞宰曰兆部員外郎劉藏器才行相副陛下所知今年尚七十始爲尚書郎部下徒歎王義方已歿藏器見在何爲棄之馮唐所謂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默然

王無競爲殿中侍御史正班於閣門外宰相團立于班北無競前曰去上不遠公雖大臣自須肅敬以笏揮之請齊班

時朝議是非參半

肅至忠爲監察御史彈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蘇味道贓污貶官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

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
彈事不相關或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
白誰也承嘉默然而憚其剛正

帝思謙爲監察御史時中書令褚遂良賤市中書譯
語人地思謙奏劾其事大理丞張山壽斷遂良徵銅
二十斤少卿張獻冊以爲價當官估罪宜從輕思謙
奏曰官市依估私但兩和且園宅及田不在市肆豈
應用估獻冊侮弄文法附下罔上罪在當誅高宗曰
獄刑至重人命所懸獻冊曲憑估價斷爲無罪大理
之職豈可使此人處之遂良左授同州刺史獻冊亦

貶官及遂良復用思謙不得進出爲清水令謂人曰
吾狂鄙之性假以雄權觸機便發固宜爲身災也大
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爲
碌碌之臣保妻子耳乾封中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
未嘗行拜禮或勉之思謙曰鵬鷲鷹鷂豈衆禽之偶
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
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懾州縣誠曠官耳永淳
初歷尚書左丞御史大夫時武侯將軍田仁會與侍
御史張仁初不協而誣奏之高宗臨軒問仁禘仁禘
惶懼應對失次思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禘連魯頗

知事繇仁禘儒而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聰致仁禘非嘗之罪卽臣亦事君不盡矣謂專對其狀詞繹縱橫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後爲右肅政大夫大夫舊與御史抗禮思謙獨坐受其拜或以爲詞思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等柰何姑息爲事耶

張仁愿少有文武材幹累遷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則天是彌勒佛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維州人王慶之等請立武承之爲皇太子皆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爲有識所重

蘇珣垂拱初拜臺監察御史時則天將誅韓魯等諸王使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徵驗或誣告珣與韓魯等同情則天召見詰問珣抗議不回則天不悅口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軍後爲右肅政臺御史大夫神龍初武三思擅權雍州人韋月將告三思將有逆謀返爲三思所構中宗令斬之珣奏非時不可行刑繇是忤三思旨轉爲右御史大夫尋出爲岐州刺史

馬懷素爲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配徙嶺表太子僕射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禘等送之郊外易之大怒後使人誣告貞慎與

元忠謀反則天令懷素按鞠又遣中使促迫諷令備成其事懷素執政不受則天怒召懷素親命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誠爲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誅樂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不坐况元忠罪非彭越陛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付臣推鞠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辭貞慎等繇是獲免

宋璟爲御史中丞張昌宗恩幸之盛歷代無比長安四年秋有許州人楊元嗣上言昌宗去年九月遣方術人李孔泰卜相孔泰謂昌宗面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卽天下歸心則天令鳳閣侍郎韋承慶司刑卿崔慶與璟推鞠之承慶奏言昌宗欲稱所得李孔泰占相之語旣已聞奏准法狀當首露孔泰輒出妖詞請付法科罪璟與大理丞封全禎奏曰昌宗旣位列九卿爵窮五等榮貴之極理絕覬覦召問卜相之流已是心懷悖亂况孔泰卜得純乾卦云是天子卦如知狂妄之詞何因不卽擒送近雖自奏終是包藏日久准法合處斬破家請收付制獄更窮理其罪則天久而不答璟又奏曰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若不禁身推勘臣恐天下歸心於昌宗伏乞陛下以
 義斷恩允臣此奏則天曰卿且停推勘待更詳簡文
 狀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日向觀宋璟所奏事緣社稷
 不為身謀願陛下可其所請竟不許又載易之與弟
昌宗縱恣益橫
 頭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張工李太古凶言滋不順
 為飛書所告璟廷奏請窮寔其居則天曰易之等已
 自奏問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
 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推勘以明國
 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
 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兆壽恐忤旨遠
 宜勅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
 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鞠問俄
 有持勅原之仍命易之等請璟辭謝竟拒而不見川
 公事當公言之皆私見則法無私自是易之等嘗欲
 因事申傷之則天
 察其情竟以獲免

魏傅子神龍中為監察御史時監門左大將軍薛簡

內掌侍輔信義尤稱縱暴傅子將奏請誅之御史大

夫竇從一既黨附官豎乃謂傅子曰信義之徒深為

安樂公王所眷威勢甚高言成禍福何輒請殺之傅

子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進消正繇此輩弄權耳若得

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從一無以答但固止

之傅子又劾奏銀青光祿大夫西明寺主惠範姦賊

四十餘萬請寘于極法帝召傅子傅子進曰刑賞者

國之大事陛下賞已矣加豈宜刑所不及帝乃削惠

範銀青光祿大夫寺主放歸于家惠範者長安胡僧
也嘗好游權門與

易之兄弟相善後張易之等伏誅又妄稱預謀遂賜爵上庸郡公加銀青光祿大夫俸祿同于職事又嘗表稱先聖功德留付貧道因請於東都創造聖善佛寺及帝幸長安又勸請於長樂坡造大像凡所糜費巨億萬計府爲之虛竭海內寃之俄又制授簡較聖善中天及上都西明三寺主帝又御行親送之惠範既權震外內當時莫敢言者一朝遽爲傳予所奏朝野莫不稱慶

袁從之爲左御史臺侍御史景龍中長寧及安樂安定等公主多縱奴僕劫掠百姓子女以爲奴婢從之悉收主家奴僕繫獄將窮竟其罪主遂訴之於帝制令放免從之又執奏曰陛下今若曲受主言而縱奴掠良人何以理天下臣知放則免罪於私門劾則得罪於公主終不忍全身之官屈法偷生惟陛下垂矜

察帝竟不納

薛謙光景雲中擢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錄狀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譚暮黜可矣遂與侍御史慕容珣奏彈之反爲太平公主所構出爲岐州刺史惠範旣誅遷太子賓客轉州部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

崔日用爲監察御史神龍中爲秘書監應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道日用知之遽奏于中宗時普思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爭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

罪

王志愔神龍中爲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家畏憚
韋虛心爲御史神龍年推按大獄時僕射竇懷忠侍
中劉幽求意欲寬假虛心執法令有不可奪之志
楊場爲侍御史開元初崔日知爲京兆尹貪暴犯法
御史大夫李傑糾劾之反爲日知所搆場廷奏曰糾
彈之司若遭恐騰以成姦人謀御史臺固可廢也玄
宗以其言切直遽令傑依舊視事日知黜縣丞
崔隱甫爲御史大夫臺中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
令諮決稍存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群僚

側目玄宗謂曰卿爲大夫深副所委

翟璋爲監察御史秉行會殿中侍御史出使盡璋知
班乃牒中書省勘侍郎王琚及太子左庶子竇希瓘
入晚遂爲所擠出爲岐陽令

韋陟爲御史大夫拾遺杜甫上表論房琯有大臣度
真宰相器聖朝不容詞旨迂誕肅宗令崔光遠與陟
及憲部尚書顏真卿同訊之陟因入奏曰杜甫所論
房琯事雖被貶黜不失諫臣大體上繇此疎陟

張鎰爲殿中侍御史肅宗乾元初華原令盧擬以公
事呵責邑人內侍齊令詵詵銜之搆巫外發鎰按驗

擬當降官及下有司擬當杖死鑑具公服白其母曰
上疏理擬必免死某必坐貶若以私則鑑負於當官
貶則以大夫人爲憂敢問所安母曰爾無累於道吾
所安也執奏正擬罪故擬得配流鑑貶撫州司戶
嚴郢爲監察御史道士申泰芝託使鬼物却老之術
得幸於肅宗因使往湖南宣慰受姦贓鉅萬又以訛
言惑衆潭州刺史龐承鼎按其事以聞肅宗不之信
召泰芝赴京師下承鼎於江陵獄詔郢窮理之郢具
以泰芝姦狀聞帝又令中使與觀察使呂誣同驗理
誣亦執奏泰芝姦狀帝皆不納時御史中丞敬羽希

旨附會泰芝郢堅爭其事帝大怒叱郢令去郢進而
言曰龐承鼎所奏申泰芝賊得贓狀按爲妖言皆泰
芝書跡而泰芝所論承鼎捕魚放生池國忌日殺羊
事皆微細又無證驗陛下奈何欲罪承鼎而宥泰芝
臣雖殺身不敢順旨收繫泰芝引支證廷辯曲直帝
曰卿且罷去郢復上疏理承鼎且言泰芝妖逆罪在
不捨臣縱殺身尚當尸諫况今未死豈敢求生詞甚
切直帝大怒竟狀殺承鼎流郢於建州頃之泰芝妖
妄不道伏誅乃追還承鼎本官召請郢復爲監察御
史

顏貞卿爲御史大夫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爲宰相所忌出爲同州刺史

李勉爲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李衍爲殿中侍御史代宗永泰元年正月壬子章敬皇太后忌辰百寮於興唐寺行香內侍魚朝恩置齋饌於寺外之商販軍坊延宰相及臺省官就食朝恩恣口談時政公卿惕息衍與中相理造以正

言折之衍詞直而強突頗忤朝恩遂罷會

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時元載專政栖筠正身守道無所顧憚以酬任遇之恩華原尉侯莫陳怵以主郵傳優改長安尉臺叅栖筠面詰其勞考怵恐懼不敢隱諱乃以詐冒成優問其故卽吏部侍郎徐浩私戚京兆尹杜濟吏部侍郎薛崑因緣請託共成罔冒三人皆宰臣相厚遂劾奏之帝依違未決栖筠陳請之際屬日蝕帝問其故對曰臣聞日蝕修德月蝕修刑今誣上行私之罪未理此天所以敬戒於明堂聖錄是感悟坐怵者皆貶謫自此朝綱益振百度肅然中朝

選用帝皆密訪於栖筠栖筠盡心知無不為四五年間載克位而已

王翊為御史大夫貞亮鯁直名於當代

竇叅德宗初為刑部郎中侍御史知雜事無幾遷御史中丞不避權貴理獄以嚴稱數蒙召見言天下事

又與執政議多異嘗帝器之或叅決大政時宰相頗

忌之多所排抑亦無以傷叅貞元三年十月擒獲謀

逆賊李廣孔等其人令中官王希遷鞠之於內侍詔

獄皆欵伏叅請令三司覆驗詔從之

穆贊為御史中丞以強直不附權倖卒為裴延齡譖

毀罷官無幾又貶饒州別駕

武元衡為御史中丞順宗即位王叔文專政以其

黨數人為御史在臺元衡薄其為人待之莽鹵皆有

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使其黨誘以權利

元衡不為之動時奉德宗山陵元衡為儀仗使監察

御史劉禹錫叔文所厚也求儀仗使判官元衡不與

其黨滋不悅數日罷為右庶子

盧坦為御史中丞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

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詔貢獻二人皆得罪於朝堂

憲宗召坦對褒慰久之日晟等所獻皆以家財朕已

憲官部 十六

許原不可失信坦曰數令陛下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臣違令是不畏法陛下柰何受小信而失大信乎帝曰朕已受之如何坦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以昭明德帝深善其言右僕射裴均交結權倖得貴位在班列嘗踰位而立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爲僕射列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是守正而不交權倖者也尋罷坦爲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李元素爲侍御史元和中東都留守杜亞素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雒成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邙

亞意其爲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爲不直表陳之寧遂得罪命元素就覆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元素盡什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又上疏論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臣一出不復得見陛下乞容盡詞帝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寃狀明白帝乃悟曰非卿孰能辯之後數月竟得真賊

薛存誠爲御史中丞時有僧鑿虛盜爲姦濫積財巨萬事發獄成中外掌權者更欲搖動之帝初令什其

罪存誠不受詔明日帝又宣旨曰吾要此僧面詰其
事非赦之也存誠又奏曰鑒虛罪狀已具陛下將部
之請先貶臣然後可取帝嘉其有守遂令杖殺之
李夷簡爲御史中丞時京兆尹楊憑驕倨於大班列
燕之夷簡疏憑前後四犯彈奏之憑坐貶臨賀尉賜
夷簡金紫當時翕然謂紀綱復振
裴度爲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詞切忤旨出爲河南
功曹

柳公綽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入朝以弘守司
徒中書令詔百寮問疾弘遣其子達情言不能按見
公綽謂其子曰聖上以公官重令百寮省問異禮也
如拜君賜宜力疾公見安有臥令子弟傳言耶弘懼
扶牀而出人皆聳然

崔從爲侍御史知雜遷御史中丞正色立朝彈奏不
避權倖事闕臺閣或付仗內者必抗章疏論列請歸
有司

孔戢爲殿中侍御史分司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判
官徐玫以狡慝助成從史之姦逆從史旣擒孟元暘
按節至軍復欲署玫爲從事戢遂牒澤潞收玫以候
詔命然後列狀上聞竟流玫於播州

獨孤郎為御史中丞故事憲府選御史多因其長
 請然後除授崔冕鄭居中同時除監察皆出於丞相
 郎即拒而不納冕改授太嘗博士居中分司東都
 丁居晦為御史中丞頗銳志當官不畏強禦然而措
 置或乖中道執政請移易遂復舊官帝疑與當軸者
 不叶故復舊職 居晦前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慷慨有大志正色立朝言無避
 忌時宣宗皇帝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景讓上言朝
 典有素無容過越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
 王華為侍御史乾符末有散騎嘗侍李損有子凝吉

武寧軍節度使文詳辟為判官及廣明中徐之備將
 時溥逐文詳立備留後中和中朝廷加節制溥奏本
 州幕下賓客一切皆貫至是欲以腹心代之咸誣其
 寘毒然而後奏仍表疑吉父損密通其情乞下御史
 臺鞫理時軍容使田令孜與溥賄賂交結乃遣御史
 中丞盧渥銀而成之華執理雪焉令孜怒乃遣人傳
 宣取歸本軍華拒而不遣乃白宰臣蕭遘云李損與
 凝吉雖是父子相去數千里誣以知情實曰非靠乃
 非時請開延英面奏帝遂然之以時溥有勳令孜抗
 奏遂有詔罷 時溥蕭遘王華盧渥襄亂之後未失朝廷大綱深為處當也

